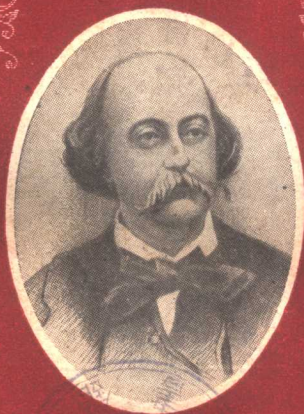


260114



福楼拜

伊瓦青珂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7)423

15

Q(7)423

2715

260114

Q(7)423

2715

福 楼 拜

[苏] 伊 瓦 青 珂 著

盛澄华 李宗杰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59

А. Ф. Иващенко
Флобер

本书根据 История Француз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Том 2, Часть IV, Глава IV,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СССР. Москва 1956 年版本译出

福 楼 拜

原著者 [苏] 伊 瓦 青 珂
翻译者 盛澄华 李宗杰

*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上海康平路 155 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 094 号

上海华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总经售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3 1/8 插页: 1 字数: 60,000

1959 年 10 月第 1 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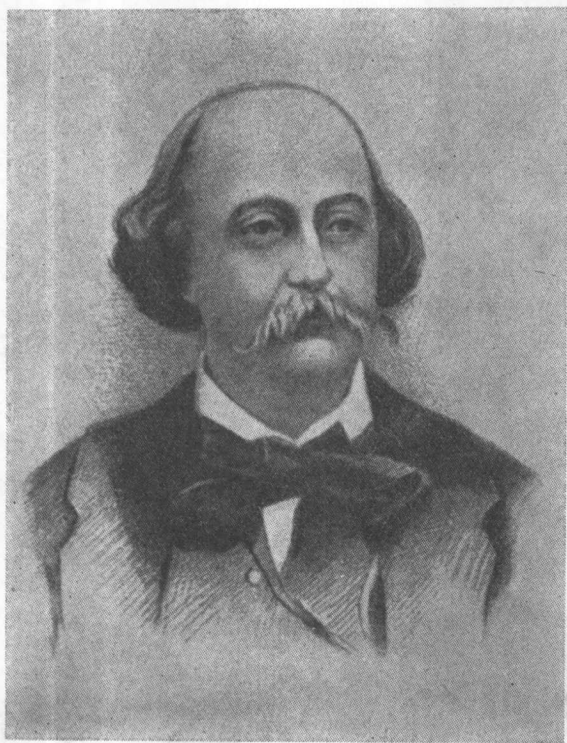
195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统一书号: 10073·1086

定价: (九) 0.30 元

內 容 提 要

福楼拜是法国十九世纪下半期最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之一。在法国资产阶级社会经历暴风骤雨和惊涛骇浪的时期中，福楼拜光荣地继承了祖国文学的历史：他最主要的作品如包法利夫人、萨朗波、感情教育都是在1848年及1871年这两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年份之间写成的。本书是苏联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出版的巨著法国文学史中论述福楼拜的一章。执笔人伊瓦奇珂是研究福楼拜的专家，这里他对福楼拜主要作品都作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精辟而深入的分析，指出了福楼拜现实主义中所存在的深刻的矛盾。对福楼拜作为描写性格的巨匠和精炼地、艺术地运用文字的大师，在本书中也作了详尽的论述。福楼拜对语言既苛求而又热爱，他在保卫祖国语言的纯洁上的功绩是无可估量的，本书作者认为“福楼拜在世界文学史上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为艺术真理进行忘我劳动的崇高的榜样”。



福 楼 拜

居斯达夫·福楼拜 (Gustave Flaubert 1821-1880) 的最重要的作品几乎全部都是在 1848 年及 1871 年这两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年份之間写成的。福楼拜和雨果一样,在法国资产阶级社会经历暴风驟雨和惊濤駭浪的时期中光荣地继承了祖国文学的历史。福楼拜几乎花了五年時間創作他的第一部现实主义小說包法利夫人 (1851-1856), 这个时期也正是五十年代一群写实主义作家, 如商弗勒里①及杜朗緬②等人創作活动极盛的时期。1857 年包法利夫人的問世, 標誌着福楼拜在創作上进入了成熟时期, 这时他已被列入十九世紀下半期最偉大的作家之林了。而对于象商弗勒里这一类作家, 五十年代末却意味着他們的創作活动已經急剧衰落、日益沉寂了。

自从 1848 年革命失敗以及拿破侖第三建立軍警專政以后, 法国文学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中。巴尔扎克和司湯达的名字是和十九世紀上半期批判现实主义光輝的胜利分不开的, 但这时候他們都已故世。民主傾向的作家, 有的被迫保持沉默, 有的被迫流亡国外。以第二帝国的散文家和詩人集团为代表的、和人民背道而馳、敌視现实主义和民主原則的文学发展起来了。

商弗勒里、杜朗締以及和他們近似的作家們的功績，在於他們公開擁護巴爾扎克和司湯達的偉大原則，企圖跟着走上，並且和遠離生活真理、為資產階級辯護的文學作鬥爭。

然而，繼承和發展巴爾扎克和司湯達的批判現實主義的諸原則，對他們來說，在很多方面却都是力不勝任的任務；這一點，在前面已經講到過了^①。這時需要比他們更有氣魄的作家，借助對現實的深刻的批判態度和天才的胆識，在第二帝國反动黑暗的艱難時期里，把保衛現實主義原則的任務擔當起來。福樓拜是一個在某種程度上能夠理解1848年革命教訓意義的人，這在他的作品中是不乏豐富的例証的。和福樓拜在創作上有接觸的，當時還有象莫泊桑和左拉這些偉大的作家。從福樓拜第一部杰出的小說起，到左拉的後期作品為止的批判現實主義半個世紀的歷史，在我們的觀念里，首先是和這些作家的名字分不開的。

在法國國外，評述福樓拜作品的著作真是汗牛充棟。從審判包法利夫人這部作品的時期起，已經經過了幾近一百年。在這一百年中，一方面是進步的批評家竭盡全力誠誠懇懇地分析研究福樓拜的文學遺產；而另一方面，則是反动

① 商弗勒里(Champfleury, 1821—1889)——十九世紀五十年代法國現實主義作家。

② 杜朗締(Louis Emile Edmond Duranty, 1833—1880)——商弗勒里的弟子，以現實主義的理論家聞名，曾主編現實主義雜誌。

③ 指蘇聯科學院出版的法國文學史第二卷第四編第三章：五十到六十年代的小說家和戲劇家。

的批評家不断地企图躲开现实主义作家福楼拜作品中的优点，削弱甚或完全閹割他作品中的反对資產階級的傾向。

关于福楼拜对于資產階級秩序的敌对态度，他們都从作家的厌世情緒和神經心理病态等方面去寻找解釋。他們設法使福楼拜“不致为害”，把他作品中的揭露傾向宣布为又发作了书呆子气的浪漫主义情緒。他們特別強調福楼拜的家庭和外省資產階級的血緣关系，特別強調他个人生活中的資產階級習慣。

反动批評家們和作家們特別致力于把福楼拜的理論和實踐中最弱的方面提到首要的地位，从而一笔抹煞他的积极的方面，絮絮不休地談到他的反民主主义、悲觀主义、唯美觀點和对于“純形式”的崇拜等等。

今天进步的法国批評家，固然沒有忘記至今尚起着消极作用的福楼拜的弱点方面，但却指出了这位现实主义作家文学遗产中压倒弱点的方面。这位作为資產階級反动政治的不知疲倦的敌人的爱国主义作家曾为祖国文学增光作出了很大貢獻 ①。

① 参看欧洲 (Europe)、法国文学 (Les Lettres Françaises) 紀念 1848 年革命百週年紀念专号。——原注

—

福楼拜于1821年十二月十二日诞生在卢昂市立医院一个主任医师的家庭里。在十三岁那年，还在上中学的时候，他就编辑着一种手抄的刊物艺术与进步，并且热心地阅读着塞万提斯、莎士比亚、拉伯雷、蒙田、司各脱、拜伦和雨果的作品，阅读之余，还从事试作^①。青年福楼拜所写的小说，在很多方面都还带有模仿性和不成熟性，这些都是他阅读浪漫主义文学和在学校里研读历史的产物。

福楼拜的青年时代是在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的外省度过的。他初期的文艺试作以一种天真的坦率表达了当时资产阶级青年一代的思想感情，他们鄙视庸俗、平淡、单调的生活，渴望不平凡的、与众不同的浪漫“命运”。在大多数的情况下，这些外省人对浪漫主义的沉缅带有一种纯粹外表的、肤浅的性质。没有比福楼拜更了解资产阶级庸俗的“浪漫派”的真实价值的了。他后来在包法利夫人中谈到文牘员赖昂时，写道：“他已经厌弃了风笛，厌弃了狂热的感情，厌弃了幻想。因为每一个资产者在他青年时代的热情时

① L·科纳尔书店出版过三卷福楼拜青年时代的作品：Gustave Flaubert, Oeuvres de jeunesse inédites, v. I—III——原注

期，哪怕只有一天、只有一分鐘吧，難道不是認為自己能夠具有無比的情感和作出高尚的行為的嗎？最庸碌的淫亂之徒在這個時期也夢想着蘇丹的王妃；每一個公証人也自以為是詩人了。”福樓拜在已經成為成熟的作家之後，是以摻雜着諷嘲和憂傷的感情來對待自己的和接近自己的朋友們的浪漫主義的過去的。他整個一生都回憶着他的青年時代，他稱之為“美好的古老的浪漫派”的時代。在1878年，即他逝世前兩年，他在一封書簡里寫道：“龐維勒 ①今天早晨給我寄來了他的奇詩集的新版。他的評述再度使我覺得好笑。它們或多或少反映出‘我們的’業已逝去的青年時代——我們，這些老浪漫派。”

把他的書簡和他的小說加以比較，可以說明，福樓拜不是“一般地”揭露浪漫主義，而是揭露資產階級“浪漫派”——他的同時代人——的各種各樣的形式，也即他們那種仿佛超于貪婪和私有本能的道德觀和美學觀。福樓拜把法國詩歌中的多愁善感、誇張筆法、傳奇色彩等等表現，和資產者虛假的“詩的感情”的現實聯繫在一起；按照他的看法，什麼樣的作者就配有什麼樣的讀者。第二帝國的現實很豐富地提供了許多在“詩”的形式偽裝下的虛假和矯飾的范例。

福樓拜青年時代的文學試作，以聖安東的誘惑 (La Tentation de Saint-Antoine)

① 龐維勒 (Théodore de Banville 1823—1891)——巴那斯派的詩人之一，他把詩歌中追求形式的傾向發展到了極點。他的論著詩學管見 (1871) 是唯心主義美學的綱領。

tation de Saint Antoine, 1849) 的初稿为结束,大致可以分为两类。写于 1835—1839 年的冒险历史小說属于第一类。使小說中的主人公激动的是对于名誉、权力、爱情和财富的渴望。这个世界的强者就在这些东西的面前颤抖了。欲望的“恶魔般的”力量使他们高出于“群众”之上。他们輕蔑敌人的阴谋詭計,傲視死亡的危險(王冠的两个竞争者, 伊沙公爵之死, 死之舞蹈等等)。

在四十年代,大致从 1839 年到 1848 年,福樓拜从冒险历史小說过渡到“哲理小說”。替代少年时代福樓拜笔下天真地表达了“恶魔般的利己主义”和无政府式的执拗任性等等主题的,是青年时代福樓拜的苦味的怀疑主义和对于人类一切希望和信念必然幻灭的意識。他四十年代的小說正是一个青年人的忏悔录,傾訴着自己受騙了的期待和悲涼伤心的絕望。他青年时代“哲理小說”中的主人公把生活看成是一幕滑稽剧和一出假面剧。他在生活的粗暴和“枯燥”面前感到惊惶失措,生活迫使他离开现实而趋于沉思(十一月, 斯瑪尔, 狂人回忆录)。在他四十年代的小說中,尖銳地暴露出反动的美学理想;这种理想就是从现实生活逃避到幻想,逃避到虛构的丰富而自由的生活中去。

在福樓拜青年时代的作品中,饶有兴趣的是他初稿的长篇小說感情教育(L'Education Sentimentale, 1845)。四十年代小說中所涉及的思想范畴,在这部小說中找到了极其明显的表现。在青年时代所写的感情教育初稿,是以两种互相敌对的世界观的原则和两种对待生活的态度互相对比为基础的。小說的主人公是两个年輕的外省人茹尔和亨利,

他們被友誼的紐帶和青年人共有的同情連結在一起了。但環境的力量又把他們折散了：茹爾成了一個職員，居留在外省的一個小城市里；而亨利到了巴黎，專心攻讀法律。兩個朋友在精神方面逐漸相去日遠，在他們之間也形成了一道鴻溝。摒棄了資產階級的進身之路的梦想家和遁世者茹爾，和與巴爾扎克的拉斯蒂涅克^①相類似的、精神上極不穩定的亨利形成一個尖銳的對比。

和在他後期的作品中不同，在感情教育 1845 年的初稿里，對生活的浪漫主義態度還未引起懷疑，這種態度是被熱情地肯定為良心和行為的唯一真實的準則。青年福樓拜小說中的熱情反映在，他把人類“浪漫的”因素和“資產階級庸俗的”東西來作對比。但他在對比“熱情”類型的人和“深謀遠慮”類型的人時，在抗議庸俗的“幸運”的理想時，福樓拜所能提出的只是一個完全否定現實生活的遁世主義的反動的美學理想。

按照 Л. Н. 托爾斯泰 的說法：“所謂浪漫主義就是帶着驚怖的眼光來看待真理”。這句話可以完全公正地用在浪漫主義者的福樓拜身上。在七月王政時期，社會矛盾越是深刻和尖銳，福樓拜就越是帶着更大的驚怖和厭惡遠離現實生活中使他感到痛心的“新發現”，而他就越發被更大的悲觀和絕望籠罩了起來。早在 1839 年，在中篇小說斯瑪爾中，福樓拜就發揮了這樣的思想：認為“社會的無政府狀態”、非正義、不平等、一部分人貧困飢寒而另一部分富裕闊綽，以

① 巴爾扎克小說高老头中的人物。

及他們之間你死我活的斗争——这些都是永恒的、不能根除的現象。他的人物之一，一个乞丐，受了魔鬼的煽动，用匕首戳穿了幽克（福楼拜所創造的怪誕的滑稽神祇），目的在于夺取他的財富。但幽克沒有灭亡。他翻身跃起，声称他的灭亡是不可能的，因为他是社会精神的化身。

福楼拜的个人生活环境也加深了他青年时代的悲剧傾向。1840年，他在巴黎攻讀法律。由于考試失敗和严重的精神上的疾病，他在1843年秋天放弃了研习法律。1844年，他父亲在卢昂附近的克罗阿塞购置了一片地产。在克罗阿塞的长久岁月中，福楼拜过着孤独的生活，并且緊張地从事文艺創作。只有偶尔到巴黎游逛一番，拜会一下文坛上的朋友，才給他这种孤独的生活带来一些調剂。

在1848年革命的前夕，福楼拜是采用嘲笑的不信任的态度来对待社会上日益尖銳的党派之間的斗争的。1847年，福楼拜曾参加过一个自由主义反对派所安排的宴会，他对那次宴会反嘲的描写是久已聞名的：“盛饌！美酒！还有漂亮的談吐！”福楼拜摸透了资产者的日常生活、风俗习惯和思想观点，因此出自他口中的这类譏嘲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1848年二月革命的初期，福楼拜的怀疑主义被某些其他的傾向所代替了，这时他期望能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来为共和国服务（例如参加国民軍，考虑出任大使館秘书）。

革命的进程和社会矛盾不可避免的发展，又在福楼拜心中逐渐唤起了对于周圍事态的怀疑和諷嘲。他未能体会事件真实的意义，在各个方面投入他眼底的，只是二月革命中资产階級卑劣的、平庸的和瑣屑的一切。“这一切都是荒

認絕倫的！”或者“簡直很難想象有比這更其資產階級的，或是更其微末的。難道還可能有比這更其愚蠢的嗎？”（1848年三月致路易絲·高萊①書簡中論及當時所發生的革命）。

在1848年五月，革命人民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開始具有特別嚴重和緊張的性質。五月二十四日，即巴黎無產者起義的前一個月，福樓拜在專心致志地寫作他的聖安東的誘惑的初稿，並於1849年九月完成了這部“哲理戲劇”。福樓拜這部小說中的主人公是公元第四世紀太白依德②的一個隱士。在聖安東的面前出現了一系列代表善行和罪惡的寓意人物。這些人物象徵着善和惡兩種力量的鬥爭，而這位聖潔的隱士卻成了這場鬥爭的犧牲者。福樓拜和他的唯美主義的朋友們，如詩人勒·波阿特萬③，在咄咄逼人的現實面前，絕望於找不到任何真理而引起的焦灼不安，他們對於快樂和恐怖的強烈渴望，他們對於生活的厭倦——所有這些都表現在環繞着安東周圍而狂舞的、凌亂無章地堆砌起來的幻想的形象中。

在寫完聖安東的誘惑前一個月，福樓拜寫信給他從前

① 路易絲·高萊 (Louise Colet, 1808—1876)——法國女作家。她和福樓拜之間的親密關係維持了十年左右。雙方往還的書簡數量很多。

② 古埃及的一部分。基督教早期的隱士都隱居在這一地區西部的沙漠上。

③ 勒·波阿特萬 (Alfred Le Poitevin, 1816—1848)——法國浪漫派詩人，福樓拜青年時代的朋友，在哲學和美學觀點上對福樓拜起過很大的影響。

的同学舍瓦利埃①說：“共和派、反动派、紅色人物、藍色人物、三色人物——所有这些人物都在愚蠢地互相勾心斗角”。圣安东的誘惑是对于暴风骤雨般的当代生活的一种特殊形式的“哲学”反应。这种无止境的悲观主义和宿命主义的精神籠罩着福楼拜的哲理戏剧。在魔鬼的恶毒的胜利的哈哈大笑中，安东轉而祈求耶穌，哀号着要求把他从誘惑的征服下拯救出来。这部作品結束了福楼拜青年时代初期的創作。

福楼拜开始写作，正当文学上浪漫主义傾向已經酝酿得很濃郁的时期。这时，有一批作家轉向广闊的社会問題，如貝朗瑞、乔治桑以及写了悲惨世界初稿本的雨果；而另一批作家，如繆塞戴奥菲勒·戈蒂埃，則在退化了，他們成了矯揉造作的、“风雅的”、远离生活真实的艺术的代表。在四十年代，即在1848年革命发生前的时期里，就連在民主陣营中最偉大的作家維克多·雨果的創作里，也难免有某些危机的迹象。

在福楼拜青年时代的創作里，是打上了这种有害的烙印的。对于生活、“群众”、社会上的思想斗争等的厌恶，以及对于生命空虚的思想，这在本质上是重复着反动的浪漫主义的主题。现实主义的大师們，如巴尔扎克、司湯达、法国人民群众的歌手貝朗瑞和四十年代社会小說的作家乔治桑等人所能达成的，从现实生活的矛盾中去認識复杂的包罗万象的现实，对于反动的、唯美的后期浪漫主义作家來說，似

① 舍瓦利埃(Ernest Chevalier, 1820—1882)——福楼拜童年和少年时代的朋友。

乎是望尘莫及的。福楼拜在这时还是一个对生活和文学抱有极为保守的、虚伪的、唯心观念的俘虏。

福楼拜和作家杜刚一道去东方旅行是他个人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它结束了福楼拜初期阶段的生活和创作。这次旅行从1849年十一月起至1851年五月止；福楼拜到过开罗、亚历山大、大马士革和贝鲁特等地。

福楼拜创作的第二个阶段包括从1851年到1871年共十二年的这一段时期。

五十年代及六十年代是福楼拜创作活动登峰造极的时期。在这二十年間，他创作了三部长篇巨著：包法利夫人（*Madame Bovary*, 1857），薩朗波（*Salammbô*, 1862）和感情教育（*L'Education Sentimentale*, 1869年的第二种稿本）。摆在我們面前的，不仅仅是艺术造詣上极高的文学作品，而且也是具有重大的社会和历史意义的当代文献。每部作品都产生在从一个革命阶段（1848—1851年）向另一个革命阶段（1871年的巴黎公社）过渡的重要时机里。在福楼拜创作活动第二阶段的作品中，提出了对十九世紀后半期的批判现实主义來說在許多方面是十分重要的問題。

福楼拜的现实主义應該理解为这样一种現象，它是合乎規律地和法国資产階級在1848年及1870年最后的革命行动，以及在1848年六月和1871年无产階級最初的偉大革命行动密切相关而出現的現象。充滿着深刻矛盾的福楼拜的创作就是在这些历史事件的土壤上成长起来的。

为了理解福楼拜的现实主义所承担的历史使命的具体意义，讀一讀下面引用的馬克思的重要言論，是十分必要

的。馬克思写道，在1848年到1851年的这一阶段，“陷于灭亡的乃是革命前期傳統的残余，即那些尚未发展到尖锐階級对立地步的社会关系中的产物；陷于灭亡的是革命党在二月革命以前沒有摆脱的一些人物、幻想、概念和方案，这些都不是二月胜利、而是需要一連串的失敗才能使它摆脱的”^①。

福樓拜和人民群众的革命愿望是相去甚远的。他甚至发展到保卫“純”艺术的唯美理論，和某种缺乏內容的、自具价值的“純”形式。在这方面，福樓拜是倒退了一步，甚至离开了启蒙时代的美学成果，也离开了巴尔扎克和司湯达的批判現實主义的理論原則。毫無疑問，類似的观点不可能对于福樓拜的創作實踐沒有害处。而事实上，这些观点在他的許多作品中都可以找到反映：例如在他青年时代的作品中，在圣安东的誘惑的几种稿本中，在薩朗波中。然而，在1848年到1871年这一期間的无产階級斗争所提出的社会任务，可以归結为一个唯一的目的，即一定要革命式的摧毁資产階級制度及其全部机构和思想意識等上层建筑。这个任务的範圍就决定了感情教育的作者作品中坚强的一面的产生和发展。福樓拜暴露了过去所遗留的关系、幻想和觀念。这在第二帝国的条件下就具有很大的进步意义，因为它在客观上是和摆在“革命党”面前的刻不容緩的任务节拍相合的：那就是要摆脱还在1830至1848年君主立宪时期、

① 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一卷第116頁（莫斯科外文書籍出版局中文版）。